

# 千里之外的飞鸽

文/余记其

十天前,家里不幸遇上电火小难,忙得一家人几天几夜没合眼,千里之外的我听着父亲的电话,千百种念头、千百种情感纠结翻涌。

去年国庆长假,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,我在弯弯的故乡小路上蹒跚、伫立,吃力地辨认着,搜寻着——那河湾、那山冈……却怎么也找不回曾经的感觉。

记忆里故乡的夏天,天气炎热,但夜晚的时候总有萤火虫、凉风、如银的月光、老头的赤膊和蒲扇,陪伴我一起躺在晒谷场。那时,我躺在竹床上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天上的牛郎星织女星,想着它们怎么会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?夏日的晚上并不宁静,有大人摸着夜色赶着老牛从田里归来的声音,有犁铧与路石摩擦出的忙碌的声音,有禽畜猎猎,有夜虫窸窣。我清楚地记得,我对尘世的事物的亲切的感觉,就是从那时开始有了的;我对生活的炽热的激情,也是从那时开始有了的……

故乡的冬天总是在烟熏火燎的柴草堆里噼里啪啦的。故乡的雪和下雪的日子,总给我以银色的回忆。没有哪里的雪比得上故乡的雪。真的,那般的缠绵缱绻,那般的意味深长。童年的回忆,雪总是和过年联系在一起。我坐在炉火边,用火钳在炉灰里点点划划,听大人们讲一些似懂非懂的事儿。那是一种怎样温暖的感触和情怀?在寒冷的冬天和多雨的春天,那时的我是多么害怕贫困、害怕失去亲人、害怕家里有什么不幸和变故。唔,过年的感觉实在是一种庄严的感觉,直到现在,我还是这样。

而如今,我远离故乡万里之外,经常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在午夜牵引回故

乡,忆起童年的时光,那是哪一个夏天,哪一片金黄金黄的阡陌,我赤着脚在故乡多石的小道上走,好像有树影寂然伫立?有小港里的水哗哗流淌?……有时,一抹儿时的往事如烟般在我眼前悬浮又悠然飘散,让你在半夜被炽热的乡愁灼痛了心灵。

村子里的人有的老了,有的长大了,有的嫁走了,有的嫁来了,熟悉的面孔少了,陌生的面孔多了。山,已不如过去的高大;野,已不如过去的空旷,那块场地呢?那个巷子呢?那个捉迷藏的仓库呢?那棵掏鸟蛋的老树呢?……

每次回一趟家,我和那些父老乡亲闲聊时,总想找到一种什么。我遥想起那些老人们的青年时光,觉得他们比过去淡泊多了,超然多了。山风吹拂他们的人生,山泉润泽他们的性灵。他们已经完全接受和接近了这块质朴的沉默的土地。我也仿佛收获了许多,充实了许多,能够回到刚结识的异乡都市,以一种新的姿态活着。

乡情,亲情,人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触动人的心灵呢?人世间还有什么比它更能给人以慰藉、信赖呢?只有当我们回到故乡,面对亲人和故土的时候,才有那种回归的感觉。而我,只是故乡放飞在千里之外的一只飞鸽。



# 铁叉

文/水无痕



漫画 郑海仑

铁叉样子简单,一辈子活得也极简单。

快下雨的时候,它借着人的臂力把田里散乱的草堆成山;天晴时,再把草山放倒在日头心里晒太阳。

铁叉的身子乌黑的,尖尖的,铁匠把它在淬火后拎出来,锤打,从此它便有了人性的味道。

我和哥喜欢跟着拿铁叉的父亲去村边的小河。他站在小船头,像是驰骋疆场的将军,面向河水,举起铁叉射向游弋的鱼,带有红色锈斑的铁叉尖上便沾满了鱼的血泪。父亲把铁叉交给哥,给哥示范叉鱼的动作。哥学着父亲的样子,把铁叉举过头顶,扑向水里,却连片鱼鳞也没叉到。父亲说,哥与铁叉间还没有默契,心手不一,怎能逮到鱼?

哥为了和铁叉达成共识,脱衣下缚,在门前空旷的打谷场上苦练,把平整的谷场戳得千疮百孔,烂乎乎的新鲜泥土泛起。在父亲离家去远方的时候,哥已经能够用铁叉叉几条小鱼儿喂猫了。收割的时节,铁叉一刻也闲不了,田头叉谷草,门前叉柴火,大人孩子把铁叉柄使

唤得滑溜溜的。

倒在田里休息的铁叉有次误伤了妈的脚。齿尖朝上的铁叉柄被麦草遮蔽了,妈急着回家给我们煮饭,一脚踩上去,尖齿穿过鞋底,把妈的脚心穿了个深洞。妈捡起伤她的铁叉,当成拐棍一步一步一瘸拐到家。受伤的脚板直到三个月后才能下地,妈便又拄着铁叉柄干活去了。

我们村的铁叉们在七十年代初集体做过一件事。

一个新过门的女子遭生产队新任的队长威逼后上了吊,愤怒的村民们毫不犹豫地带上自家的铁叉包围了队长的家,无数把铁叉尖齐齐指向队长。村民们在新媳妇的坟头烧纸,铁叉齿拨动冥纸,好让火堆上的黄表纸烧透,送女子最后一程。



# 那些年的盛夏

文/于锡强

又是一个夏天!阳光热得发烫,走在路上汗出如雨,仿佛到了新疆的火焰山。虽说如今人们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,电风扇、空调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,罕见的高温还是使许多人感到热得吃不消。

回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那三伏天的太阳可真叫辣,站在广阔的田野里无遮无挡晒得浑身流汗,还得一刻不停地锄草、车水、积肥……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了,真正体会到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的滋味。

那时我也不过十八九岁,怀着晒黑皮肤炼红了心的执著信念,毫不犹豫地和农民一起头顶烈日走向田野。老农告诉我们:天热庄稼才肯长哩!太阳越毒锄的草才会死得越透。并鼓励我们说:不要怕太阳晒,太阳一晒百病除。我学着农民的样子,头戴芦帽(芦苇制成的尖顶圆边帽,比草帽透气),上身披一块毛巾揩汗,跟农民一起不停地干活,否则就会跟不上趟。热辣辣的阳光晒得汗流浹背,连裤腰都汗湿了,更要命的是口干唇燥嗓子眼直冒烟,心里就盼着队长的一声喊:“休息了!”好跑到树荫底下咕咚、咕咚地大口饮队里五保户老奶奶用瓦罐送来的开水。尽管它水上飘浮着草叶,罐底还有一层黄乎乎的沉淀物,但我却觉得无比解渴。喝完三步并着二步跳入附近的水塘,把整个身子浸泡在凉凉的水中,望着狗爬式再游抬头蛙或自由泳,望着蓝盈盈的天空,暂时忘却了炎热和劳累,感到舒服极了。入夜时把竹床搁在打谷场上,一头钻进挂在树上的吊帐里,热得浑身汗津津的,肩膀上晒出的一串水泡一挨着床板就觉得钻心的疼,可白天的劳累使我很快进入了梦乡,梦见城里家中

老屋的天井地已用井水冲过,一家老小摇着芭蕉扇在谈古说今……

1976年招工返城后进入企业,我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,努力学习积极工作。进入2000年后,企业因为经济效益不好,为谋生存新开发了电建施工项目。我和工友们为了救企业,更是为了救自己,参加了艰难的二次创业。电建施工全是露天作业,号称野战军,劳动强度大,环境艰苦,尤其是盛夏,衣服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。记得2004年夏,赤日炎炎,我和工友们在扬中220KV普庆变和丹阳大亚压桩施工。头顶烈日,周围无遮无挡,热得实在吃不消,就跳进附近的水塘里浸一浸或躲进桥洞里歇一歇;更多的时候是早晨七点进场,晚九点才收工,有时还要挑灯夜战。

印象最深的则是2003年8月初,那次我和工友们在南水桥扩建中安装10KV电缆过河支架,那天天气预报最高温度是37℃,太阳像个大火球似的,炙热的阳光无遮无挡地照在南水桥上,桥面干巴巴的发着些白光,处处干燥、处处烫手,地面温度至少在40℃以上。为保证工期,下午两点我就准时进入施工现场,按照分工卸车、搬运、组架连接、紧固螺栓、穿电缆……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不一会儿大伙就汗流浹背全身湿透了,汗水不断从头上身上流淌下来,安全帽里的头发也全湿了。由于天太热,连钢结构的支架也晒得烫手,我只好戴着汗湿的手套使劲拧螺丝。口渴了就大口地喝矿泉水,头晕了就吞一把人丹继续干。经过四个小时在高温烈日下的奋战,当看到近四十米长的电缆过河支架,在两台汽车吊的配合起吊下,稳稳当当地就位了,我和工友们发出了由衷的欢呼,汗涔涔的脸上露出了畅快的笑容。

# 人就是一张卡

文/骆树友

有人说,现在出去旅行,只带两张卡就能“全球通”:一是身份证,二是银行卡。的确,现在居家过日子哪家没有个十张八张卡。自打有了卡,百姓生活方便多了。饭堂打饭、超市购物、医院看病,只要有对应的卡朝机器上一刷就了事。省事、方便、少费口舌。当然,但凡什么事,话总得分两头说,小小一张卡,让人用起来省心方便,既然能让你方便也就会有让你不便的时候。

早上上班,好不容易挤上公交车,摸遍口袋,公交卡忘了带,又没硬币,好生尴尬。司机师傅瞟了一下说,“以后补吧”,车就向前开了。尽管司机师傅面无表情,但我还是很感激师傅,不然,又要迟到。

朋友去北方的一个城市旅游,玩得正开心时,接到家里电话,让他乘最早的一班飞机回来,有急事。火急火燎赶到机场排队买票、托运行李、候机。检票时,身份证不知放哪里,怎么也找不到。任何解释也无济于事,人家机场只能按规定办。好在朋友“路子广”,认识这个城市的一个公安局副局长,人家亲

自赶到机场检票口,把难题解决了,顺利登机,按时回到了家。

妻生病不是时候,正好赶上旧卡换新卡,旧卡交上去了,新卡还没发下来,病不能不看,排队、挂号、诊治、开药,付费时没有卡,放在卡里的钱用不上,只能掏腰包,700多块钱。妻本来就是个“过日子”的人,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花,顿觉身上如割肉一般。

有卡忘了带,该用时用不上,尴尬归尴尬,一时半会儿,过去也就过去了,不会有什么损失。若是遇上卡丢了又不能报失、读卡机读错了卡上数字、卡被读卡机“吃”了等等状况,恐怕就不是一时难堪尴尬的事了。“卡”你个一年半载的,让你烦神不算,花几个心疼钱也指不定。

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,维系社会运转的是规则和金钱。小小一张卡,记录着你的身份信息,也包括你拥有多少财富的数字,正契合了这个法治社会的管理控制。有了卡,一路通行;没了卡,只能被“卡”住。

有时候我老是在想:人就是一张卡,日子就是一沓卡。